

工人阶级风格零谈

葛 使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工人階級風格零談

葛 德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1958年·北京

工人階級風格零談
葛 德 著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四牌樓大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9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

字數：38,000字 印張：2 2/16 印數：1—22,000（C 票）42,000

1953年7月北京第1版

1953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

統一書序：T 7007-25

定價：（5）0.16元

写 在 前 边

对于杂文，我是一面学习着，一面工作着的。这二十来篇粗陋的东西，便是学习结果的一部分，也是工作结果的一部分。其中，许多篇已在报纸上发表过；除了少数的一两篇写在去年以外，其余都是近半年中写的。

现在，所以又要集印出来，一则是为了还工人出版社约我写工人思想修养读物的“文债”；一则觉得这些短文，在目前大家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解放思想和树立共产主义风格的时候，给人看看它们也还有些用处。于是，便选编了这二十余篇，使它出世了。

集子中所谈的问题，都是随感而发，从一事一物谈起，没有什么系统，所以称它作“零谈”。这些短文，如果硬要把它们分分类，大致可以分为有关工人阶级风格的、有关解放思想的和有关总路线的，这样三个方面。

我想，我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既然拿着笔（当然不一定写得好），直接为工人写些东西是义不容辞的事。但是，社会上的整风，反右派斗争，双反、大跃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连串的革命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吸引着人心，我就不能不首先注视这些，面向更多的人说话了。虽然，因此它

不再是專談工人思想修養的讀物，但卻也不能說同工人思想無關。匆匆印出，也並不是敷衍塞責的。

在我，編選這樣一個集子，也還有另外的目的。

目前，還有人不願意承認談人民內部矛盾的東西算雜文，更不願意承認“歌功頌德”的東西算雜文。我是主張雜文作為武器，既可以用來滅敵人的威風，也可以用來長自己的志氣；既可以用來蕩除腐朽的東西，也可以用來贊助和支持新生的事物。而且，腔調不必一定都是憤憤然，酸溜溜的，熱情的歡呼，也可以算是一種。

在這裡無需同他們大爭，只要把事實擺出來，看他們怎麼說。於是，所選便多集中在反映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面，而且，贊頌新的多於打擊舊的。我確認我寫的這是雜文，即使是矮子，也應該同長人一樣被看作是長人，何況，倘不停止生長，終久還有長大的可能。

我是自覺為本階級工作的，但這工作是否合格，應該由群眾來檢驗；思想深度的不夠，文字的不够生動和簡練，這都是覺察到了的，但也還耽心其中會有個別觀點不妥，都需要着批評和指導；萬馬奔騰的形勢，迫着要我去提高效率和质量，但自己覺得一年來寫的極少進步，這又不得不請求讀者的幫助了。我相信在讀者特別是工人同志的幫助下，我會獲得改進和提高，我也將因此能夠更好的為我的階級，為全體人民工作。

作者 一九五八、六、十六 北京

目 录

誰敢擋道·····	1
一个共产党员的敬意·····	5
史无前例的自我批評·····	6
烈火煉真金·····	10
不要怕“火”·····	12
灰塵的啓發·····	15
脑子里的所有制·····	17
惠明和賈桂·····	20
再談惠明精神·····	22
老大娘的風格·····	24
劳动者的革新万岁！·····	26
要多想，多議論！·····	29
关于長江大桥的杂感·····	32
“二仙傳道”的啓示·····	35
新年話“干劲”·····	38
不要片面理解勤儉持家·····	41
不要絕對化·····	44
海水不可斗量·····	46
宜快不宜慢·····	50
速度和主觀能动性·····	53
“省”到哪里去了？·····	57
唾沫澆不灭烈火·····	60

誰 敢 擋 道

聽說目前有些人在窃窃私議，說我国白蟻專家李始美同志的學識和技术不能算科学，等等。这窃窃私議，来自科学界，而且归結在一个具体問題上：李始美能不能当个科学研究員？有人叫嚷着：“李始美哪能算科学工作者，頂多当个技术員也就差不多”。

在談这个問題之前，不妨先看一下某些科学界名人的談論。

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長、昆虫学会理事長陈世驥發表了許多感想。說这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科学工作多快好省的范例”；“表現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高尚道德”；“对白蟻的研究已經超过了国际水平”，“現在各国还没有比李始美除治白蟻的方法更完善的方法”；因而还想到了“科学工作中貫徹群众路綫的重要”和“應該重視科学成果是否能徹底解决实际問題”等等。这番話，是在五月二十一日北京昆虫学界欢迎李始美的会上說的，刊載在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上。也是在这个会上，“討論的时候，昆虫学家和毒理学家們指出，李始美的方法和观点是符合昆虫学的理論的。”

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副所長朱弘复也在文匯報上發表文

章，贊揚了他“最稱贊”的李始美的“創見”，即“白蟻書本上所沒有的”那些東西，并說這些“都与防治有莫大關係”。“他善于判斷白蟻主巢的所在，這是徹底消滅的關鍵”。

不必再去摘引其他科學家、教授們的相同的看法了。我并不是提倡崇拜名家，但這些談論大体上都列舉了事實作根據，是可以相信的。而那些竊竊私議者，雖宣稱“那不能算科學”的高見，但是只聞鴛鴦然之聲，而根據却是連影子也沒有。

其實，不管科學界如何，群眾對這件事是有着十分熱烈的興趣和議論的，他們早就在納悶：二十一個農具改革者和青年農民王保京，都已經被聘為特邀研究員了，為什麼李始美沒有被聘請？莫非因為昆蟲研究所研究的是動物，所以又比研究機械的和研究植物的更高級一些嗎？現在，人們不能不認為這同“竊竊私議”是有關係的了。看來這些“私議”目前卻能比公開的談論還有力量，居然能暫時地塞住一個有才能的科學研究者進入研究機關的道路，那末，這些私議者是些什麼人？他們有什麼根據和高見，又為什麼不敢站出來公開談論呢？

“竊竊私議”者大約總有些見不得人的東西，所以始終只能是“竊竊私議”。而我們却要在這裡大加議論了：

第一，既然“體現了社會主義的科學道路”的、成為“科學工作多快好省的范例”的、“研究已經超過了國際水平”的人的“學識和技術不能算科學”，那末，現在坐在科學寶座上的那些“能算科學”的人，一定是走的另外的“道路”，是另外

的“范例”，而且那“水平”一定是并無創見，白蟻書本上早就有了的。這能算得合理嗎？

第二，一種人在“無保留地把知識和技術貢獻給人民”，一種人却在一旁“竊竊私議”擋住道路。既然承認前者是“表現了一個科學工作者的高尚道德”，那末，後者表現了什麼，不也就很明白了嗎？

第三，現在既然要走“群眾路線”和“重視科學成果是否能徹底解決實際問題”了，那末，“現在各國還沒有比李始美的除治白蟻的方法更完善的方法”，又為什麼“不能算科學”呢？也許還是“從論文着眼的”吧？可是，李始美的研究不是“已經超過了國際水平”，“李始美的報告是一篇最好的科學論文”了么？這又怎麼解釋呢？

看來，“竊竊私議”者，既不是從“論文着眼”，更不是從“解決實際問題”着眼。他們的着眼點只有一個，看你是什麼出身和走的是什麼道路。如果不是“科班”出身，沒有留過洋，沒有從資本主義大學里撿回一些又陳又爛的破講義，沒有像他們一樣走那條脫離實際的資產階級的科學道路，儘管有了“超過了國際水平”的研究結果，有了世界上“白蟻書本”上所沒有的新發見，有了各國還沒有的防治的完善方法，也還是不能算科學的。反之，像白蟻蛀木那樣的蛀過書本，啃過几塊洋麵包，只要像道士念咒一樣的背得几个神秘的數字，玄虛的公式，哪怕是一無創見，對實際防治一無所知，甚至只是一個江湖騙子，也還是“能算科學的”，可以牢固地穩坐在科學機關里，而且翻起白眼，橫着身子擋着別人

的道路。这真是“泾渭分明”得很啊！

由此，我想到了“白蟻行”，据李始美同志說，“保守技术秘密，唯利是圖”的白蟻行商人們曾經拒絕他學習防治白蟻的要求，后来又有十四家白蟻行商人，联名控告他“非法”，要“驅逐”他出境。白蟻行的商人所以这样痛恨他，是因为他揭穿了所謂“技术秘密”的神秘，使它变成了人人能够掌握的“俗”物，断了白蟻行老板們把持高利的路。現在扮演“拒絕”和“驅逐”角色的，变成了“他的技术我早知道了”的只能空發私議的所謂科学家，那原因当然还是由于李始美敢于揭开那些空头科学家們借以吓人的紗幕，还了科学一个本来面目，而且竟然是能說能用，文武双全。讓这种人闖进科学队伍里来，坐在一条凳子上，那末，对比之下，那些形形色色的“科学家”：“囤积居奇”的“貪者”也好，“卖狗皮膏藥”的“妄者”也好，“买空卖空”的“騙者”也好，豈不又都要露出本来面目。倘不去学点真本事，就要坐不穩那椅子了。于是便要死命地抵住那大門，不許工农出身的、具有丰富的实践經驗的人插进身来。

这些窃窃私議的“科学家”也就是擋道者的行徑，同那些白蟻行的商人們不是那样地神似么？

于是，我們便分明的看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一面是帶着紙糊学冠的人們，拚命擋住无产阶级科学大軍的前进，力圖霸占住科学机关妄想成为他們养尊处优的場所；另一方面，却是劳动人民的洪流，高举着真正科学的大旗，向他們进行冲击，要把科学机关，永远成为人民科学的神聖堡

壘。妄想阻擋无产階級科学大軍的前進，是只能得到螳臂當車的可笑的下場的。識時務者，自然還是把路讓開的好！

一个共產黨員的敬意

——看“紅色風暴”的演出

我不知如何向中国青年艺术劇院的同志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是他們把紅色風暴——二七大罷工的史詩搬上了舞台。我是一个共產黨員，是中国工人階級的一个普通分子，但我从来还没有从戏里看到过自己階級如此光輝的面貌。施洋，那全心献身于工人階級事业的革命知識分子，是具有那样崇高的風度，偉大的气魄；林祥謙，工人階級偉大的兒子，是那样視强敌如草芥，对工人階級事业那样堅如鋼鐵；那許許多多的普通工人們，工人家屬們，作为工人階級的成員，是那样相信自己的勝利。敌人的屠刀，逼不出英雄口里的“复工”两字，敌人的奸詐誘騙，瞞不了英雄們的真理的眼睛。在舞台上，工人階級的好兒女們，个个都把心赤裸裸地献給了观众。在他們面前，英、美帝国主义的大使，北洋軍閥吳佩孚的代表趙繼賢以及他們的走狗爪牙等等，这些自以为权势逼人，聪明絕頂的人物，个个都变成了狼狽不堪的小丑，卑鄙渺小得不足挂齿。

这样的剧，即使在三十年以前演出，也能使观众对工人階級事业一定要勝利深信无疑。这样的剧在現在演出，更能

使人通过对这一段革命历史的温習，認識到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最带关键性的問題：正是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自觉斗争和坚强领导，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胜利。这样的剧和这样的演出，能给人以崇高的情操，使一切怀有个人主义自私打算的人，面对剧中英雄們而自慚形秽，促使人心向上。即使在一万年后，出現这样的形象，也会激动人心。这样的演出在观众中造成了这样一种热烈气氛：个个都傾身向前注目台上的英雄，每个人的心都随着英雄的呼喊在跳动。林祥謙烈士遇难后的軀体，塑像般地屹立在紅霞般的灯光下，在長長的时间里，人們咬紧牙关，凝望着台上的英雄，充滿了革命的激情和崇敬。默默有数分鐘，幕已落下許久了，才突然爆發了經久不息的掌声。这掌声已无法分別出是献給遇难的英雄的还是献給演員的了。如果說这是剧的編导和演員們获得了不朽的成功，还不如說是他們抓取了不朽的事件，不朽的人来充实了艺术。

成功的演出，向我們提示了一个不可爭辯的真理：戏剧艺术是具有巨大力量的，但只有当它附着于这样偉大題材的时候，才能获得人們对它如此热爱和尊敬。正是这个原因，才使观众忽略了演出中的缺陷，对它并不苛求了。

史无前例的自我批評

上海职工們反浪費反保守的勁头大得很。据說，火辣

的大字报就貼出了約三千万張。这是工人們举办的一个浪費实物展覽会：展品有三十五万件，連接起来有二里多長。工厂門口停滿了大小車輛，寬闊走道上人群拥挤，一万多人圍观着，工人們自己写了說明書，自己当講解員。講的是自己如何浪費了这些东西，浪費了又多可惜，所得的教訓又是什么？周圍还滿貼着約二万張大字报，有对比，有揭發，有批評，有建議。这是怎样一种热烈感人的景象啊。

我从記憶中找寻不出同这可以比拟的东西。勉强地想到了乡間庙会上的“花紅市”。整条街道两旁，为各种各样的攤子摆滿。游客行人熙攘，小商小販們拉長嗓子高声叫卖，殷勤招待顧客。春節期間的北京厂甸，差不多也是这样，不过在大声的叫卖中沒有听到歌唱罢了。小商小販們如此卖力，当然是为了售出自己的貨品。那末，守在展覽品前的那些职工，又是为了什么呢？

当然也是为了卖出自己的东西。不过不是守在面前的那东西，而是宝贵的經驗。既然整个国家，整个階級用了数以万元計的高价，买得了这样的經驗教訓，怎能不設法把它变成整个国家和整个階級所共有的呢？一种階級的責任感，促使他們挺身而出，搬出实物来当众向人們講解这教訓了。而且反过来又向浪費和保守，領導上的官气和暮气进攻，燒掉那些腐蝕着階級和国家利益的坏东西。这收获远比卖出那东西的代价要大的多。

然而，这又是一个无比勇敢的階級的自下而上地自我批評。这是真正的自我批評。

有人曾經說我們不民主。舉出的例子就是說我們害怕批評，缺乏自我批評精神。比如，說我們“怕揭出陰暗面”，特別害怕集中地揭示這陰暗面。工人階級用自己的行動來回答這個問題了。難道這些觸目驚心的浪費還不是陰暗的東西？難道這不是我們工人自己動手把它搬出來展覽的？難道這還不集中？

歷史上還能有哪一階級能有這樣大的勇氣？請問那些自稱是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人，可曾敢像工人這樣，把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的真憑實據拿出來，當眾進行坦率的自我批評？

我們工人階級的確拒絕過那種瞪起三角眼來咬牙切齒的“批評”。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要長他們的志氣，滅我們的威風，要敗壞我們積極向上的情緒。他們又襲用了楚王的那個小白臉寵臣宋玉的批評方法，叫作“攻其一點，盡量夸大，不及其餘”。說我們什麼都是壞的、糟的，漆黑一團，一無是處，以達其打倒我們的目的。這是一種假的，或者叫作“別有用心”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自然有的居心或者沒有這樣壞，但其方法仍然還是採用了宋玉的那一套。這種壞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應當批判地看待的。

現在我們的好的、真的自我批評擺出來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這的確是貨色不同。第一，它用了比先進的辦法來展示了前進的方向，激勵了人們上進的信心和勇氣。第二，因為用了樹立對立面的揭發辦法，就使那些善于隱形的保守思想也無處容身，就像報紙記者說的那樣：“使

保守自滿的差不多思想遭到毀滅性打击。”第三，从事实出發，有的放矢，絕沒有嘩眾取寵之意，更沒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心；批評的目的主要是要把坏事变成好事。第四，这批評又充滿了高度的自我批評精神，教育別人也教育自己。这种勇于面对真理，进行深刻地自我揭發批判的精神，是屬於共产主义精神的一种，是出于一个新生階級的完全的自信，这是我們階級的光輝的面貌，偉大的气魄和高尚的風格。我們的工人敢把“三十五万件”集中的摆出来，这是他們心里有底，知道在这浪費的同时，也經過他們的手給社会貢獻了何止万千个“三十五万件”的东西。这虽無須去驕傲，但这的确是問心无愧的。对于缺点和錯誤自然也痛心，但也明白这缺点和錯誤其实不过是人身的一毛一髮，充其量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我們对这也不放过，不容忍，“清剿搜查”，鳴鼓而攻，这显示的不过是我們这个階級永无休止的进取精神，我們这个階級自我要求之严，我們这个階級对整个社会的无比的巨大責任心。同时也是我們这个階級向社会上一切保守的傳統宣战的决心。我們深知，由此我們將获得更大的前进。这样一种精神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沒有哪个階級敢与比較的。我以自己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感到光荣，我为我們階級的这种偉大精神感到振奋。

这真的批評是工人階級的自我批評，而且是整个階級的自我批評。这种批評开風气之先，又必至影响及于全国，成为全民的批評。这批評我們永远需要。因为它長了我們的志气，使我們从中取得了无比的好处。

烈火煉真金

大字報的火能燒到人心里去，怕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然而，現在誰也不懷疑這是事實。就連那些過去心外包了防護紙的人，也都說出了自己內心的感受：“現在燒到心里了，但是越燒越痛快。”對這，真是太高興了。

但是，大字報為什麼能燒到心里去呢？通向人們心靈的火，又是依靠什麼點燃的呢？

原因就在於這火發自人們的心靈，而火里又包含有一顆顆熱烈的心。這裡有為了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不計個人得失的忠心，這裡有要燒掉一切歪風邪氣的大無畏的心，這裡有真誠的幫助同志改造的赤心，顆顆心都發出熾烈的火焰，燒向別人的心里，引起了另一顆心的共燃，使心火交融。因此，它便不再相同於那別有用心的人放出的邪火，既能燒盡心靈上的雜質，又能焊合心靈上的割口。

也有一些並不能點燃別人的心的大字報，那原因在它本身並沒有真正地點燃。也有些人面對着火熱的大字報而無動於衷，那原因在他還缺少一顆對社會主義的真心。但這些畢竟都還是少數。

人們，開始不是沒有對大字報表示過冷淡、懷疑和害怕，但最終卻是熱愛它。批評的人開始有所顧忌，試探地發

出內心之火，却不敢完全啓開自己的心扉，但終於把它完全打開了，內心蓄藏的火種便完全噴射出來。被批評者之中，開始也是有人拍桌子、摔茶壺，甚至是暴跳如雷的，但也終於變得聞過則喜，有過即改了。

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有自己的體會和感受。批評者，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心裡是忐忑不安，要看一看被批評者的臉色，耽心自己會不會遭受冷淡、不滿和報復；貼了三、五張，便不再顧忌這些了；等到貼過三五十張以後，便敢暢所欲言了。見了被批評者，心裡再沒有什麼不安，而是向前招呼，詢問自己批評的對不對？對方倘還沒有看到自己的批評，便拉着他的手引他去看。被批評者呢？看到了一張大字報，便忍不住要發作；看到八張十張，跳是不敢跳了，但覺得一肚子委屈；看到三五十張以後，就開始冷靜地想；等到看到更多的批評以後，便心胸豁然開朗、笑逐顏開了。覺得自己確屬萬分有幸，得到這樣多的人熱心幫助。於是變被動為主動，檢查自己，也批評別人了。

由不習慣到習慣，由接受不了到樂於接受，自然是同大字報對人的鍛煉有關的。但是，終於從眾多的大字報中發現了人心，因而也啓開了自己的心路，是有很大關係的。“日久見人心”，“心心相印”，倘不彼此把心亮出來，是永難作到的。

現在人人都成了批評者，人人又都是被批評者。於是彼此打開心靈交往的道路。隔於兩心之間的壁壘消除了；彼此間不平等的感覺消失了；暢所欲言的場面形成了；心情